

文章编号:1005-0523(2007)03-0123-03

浅思“原生态”唱法与当代中国民族声乐发展

李智萍

(华东交通大学 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原生态审美时代的来临,能否带给当代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又一个艳阳天,歌者再次让我们找回了歌唱中久违了人的本性和冲动,也让广大音乐工作者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希望。

关键词:原生态唱法;民族声乐

中图分类号:J616.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06年第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唱法在央视的正式出现,将原本就已经引起音乐界广泛关注的音乐原生态研究热潮又推上了一个高潮。本次大奖赛的最大亮点在于众多民族“原生态”唱法的出现,不仅让全国观众和艺术界享用了一道完美的中国多民族原生态音乐盛宴,更使人们震惊在各种艺术形式已被技术加工得将要面目全非的同时,还有如此原始、鲜活多样如同“水中观活鱼”的中国民族之声,尽管有现代音响技术介入使得原生态歌手面临名利竞争的干扰之嫌疑,但其纯情维美的表现,让人仿佛又接受一次不同寻常的审美洗礼。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当今原生态审美时代的来临,能否带给当代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又一个艳阳天,歌者再次让我们找回了歌唱中久违了人的本性和冲动,也让广大音乐工作者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希望。

“原生态”唱法在民族唱法多元时代发展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在歌唱音色的表现上带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里不同音”的多元语言环境,孕育了多种语言背景下的民族音乐,作为综合艺术的民间歌曲表现中不仅有其独特的音乐价值,还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在不同的语系中,他们的喉音、牙音、舌音、舌头音、舌上音、齿音、正齿音、齿头音、唇音、重唇音、轻唇音、半舌音、

半唇音、等等运用是各不相同的,还有语调的起伏、节奏的格式、民间传统器乐的配合等方面的差异,由此产生的音色也就自然各异,各具特色。例如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陕北山歌、阿尔麦藏族多声部、羌族多声部、苗族水歌、裕固族婚嫁歌、云南民歌海菜腔……那些原生态歌手们的演唱,有的宛如深山峡谷的流水,有的宛如辽阔草原的回声,还有的听起来就感觉是淳朴恋人情意绵绵的倾诉……真是妙不可言,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每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最适合其特点的音色形象,这不仅便于清晰自然的吐字,而且也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不给人产生做作之感。西方很多美声作品如果用中文歌词表现,要比用意大利语表现难度大得多,稍有不慎就给人不自然做作感,也不符合东方人对音色的审美习惯,这也是造成美声唱法难以被众多中国观众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民族作品需要不同音色来演绎,才能得到全体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很难想象用西洋传统歌剧音色来演唱藏族民歌有多么的糟糕。

历史上许多声乐大师,很少在声乐技术方面著书立说或留下详尽文字,因为他们综合权衡,觉得弊大于利,所以慎之又慎。人身的乐器只属于自己的血肉之物,每个人的发声、共鸣、咬字、呼吸体还有天赋是有差距的,因此产生的声乐观也是不同的,我国著

收稿日期:2007-03-02

作者简介:李智萍(1963—),女,山东泰安人,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Copyright © East China Academic Journal and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名音乐研究员田青在2006年中央音乐学院“现代音乐节”上的演讲时这样说道,“一个过去被称为大本嗓的、多少带点贬义的这样一个唱法终于进入了主流媒体,对我们音乐家来说,对我们多年做田野工作的人来讲,对我们这些关心中国音乐事业,希望中国音乐舞台百花齐放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近几十年来中国学院派音乐的兴起,使人们忽视了本民族多元化音乐的共同发展,使得原本就小的民间音乐生存空间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艺术学院毕业的民族唱派好像只会用一种相似的音色来表现不同的音乐作品,如同“流水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没有个性、很难想象他们走上社会去面对那些早已经对民族唱法审美疲劳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五彩斑斓的原生态演唱给民族声乐教育者打开了一扇天窗,找到了使他们能够很好的审视自身教学的一面镜子,让多彩的民族声乐教学不再“八股”,让一个相对的民族声乐唱派不再绝对.正如大师所言,“一个对象的美酒,可能是另一个对象的毒药”.

其次是“原生态唱法”在民族声乐上带来的警示价值,多年的民族声乐一直被很多人当作一门技术来学、来教,认为科学比感觉重要,比感觉高贵.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艺术领域,感觉要比科学高贵的多,这一点我们在张艺谋、杨丽萍、谭盾、谭晶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中不难找到答案,我们的高等音乐艺术学院系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培养着我们的音乐家,当他们走上舞台时,想得最多的是科学的发声、技术的充分发挥,很少有人认情感为牵引带动着歌唱技术的发挥,让歌者和观众同时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和享受,音乐表达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保持原始的冲动、敏感和原始的感情最重要.正所谓,孔子《乐记》中所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的本质是快乐,众所周知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是一个字,我们如今的歌者不少是在为工作而歌,为生存谋利而歌,久而久之,情感变得麻木机械,自身都难以感动,何谓感动听者.

田青在谈到原生态唱法在音乐家眼中的意义时说“让我们重新找到民族的根,重新强调艺术的本质,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在某一个领域只有一种声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艺术的借鉴、创新,都离不开民族的传统和审美,我们在建立和发展中国民族唱法多元化的方面,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培养和增强对传统音乐的认识和情感,“原生态”唱法经过各民族人民几千年积淀和传承,是人类及其

有限的非物质瑰宝和遗产,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精神享受,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对人类文化保护的思考.当今“原生态”的演唱者如此准确把握所唱民歌的神韵,并原滋原味地将其搬上主流媒体传播,笔者认为,没有比这对中国民族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更好的办法了.2004年举办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清逸佳雪杯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奖赛”“让多少艺术家、专家学者们为原生态歌手的“真”泪湿衣衫,以致在欣赏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频频擦拭双眼,无声的感动在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中悄然回旋,激活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最纯粹的情感细胞.随着社会的进步,新中国民族唱法在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但是,随着中国民族代表唱法的不断普及和推广,又出现了“千人一腔”质疑和批评.原生态的出现无疑给困惑的人们带来了“柳暗花明”,原生态的歌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之一,是DNA,是种子,他完全能够区别于其他唱法而独立存在,也能够与其他唱法嫁接,培养出更多优良的演唱新品种,犹如优良的物种繁殖,需要最原始的野生物种做基础那样,道理是何其简单.

有专家提出“高等学校声乐教学为什么不去研究几千年来本民族留下的原生态唱法?我们高师教育有多少真正开设民族唱法课程?原生态唱法为什么不能列为高师声乐教学的内容呢?”等等.这是我国艺术院校长期注重外来唱法而忽视本民族传统唱法有着直接关系.文化审美的全球一体,是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中国的民族声乐要避免走近年来中国城市建筑设计(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乡镇,近几十年来建筑设计如出一辙,不看文字,分不清何处)的老路,原生态唱法很容易让人们从共性中找到个性,在符号、形式的意义上守住现存的多元语言、多元音乐、促进多元唱法互动,产生“混种”、“变种”,使民族声乐的调色板更添斑斓.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维护、抢救符号意义上的传统方言及民间音乐,这也恰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强项,维护多元化特性的事业,不仅不与高科技文明相抵触,反而能够借助高科技的硬件平衡,其成败与否,关键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的倾向.

中国民族声乐唱派的发展,在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就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看,发展速度还是较为缓慢,代表品种还较为单一.“原生态”唱法在歌唱大赛中的出现,无疑给“千人一腔”的民族声乐演唱形式提出挑战,也给习惯了民族唱法模式化教学和定位的学者们一个警

示,告诉人们中国民族声乐一个更高更好的发展时期已经到来.尽管有专家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原生态”文化现象最终会随着各民族的语言消失而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音乐特殊符号的“原生态”唱法,随着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深入,将永远植根在广茂的民族声乐之林.

参考文献:

[1] 蔡际州.关注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J].音乐研究,2006,(2):6-7.

[2] 殷 璞.原生态唱法,文化遗产的守护者[J].人民音乐,2006,(7):3-4.

[3] 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5,(10):26-27.

[4] 李 萍.对民族声乐多样性发展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6,(9):50-52.

[5] 俞人豪.“原生态”的音乐与音乐的愿生态[J].人民音乐,2006,(9):20-21.

[6] 韩宝强.现代科技手段:一把保护原生态音乐的双刃剑[J].人民音乐,2006,(9):24-26.

Reflections on Aboriginal Music Vo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olk Music

LI Zhi-ping

(School of Art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times of aboriginal music appreciation is approaching, a heated discussion has been generated as to whether such music could br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 music, and recall us human nature and impulse. Meanwhile, it provides us with the driving force and hop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 music.

Key words: aboriginal music vocals; folk music